

女性文学研究

教学参考资料



谢玉娥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女性文学研究

教学参考资料

谢玉娥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

谢玉娥 编

责任编辑 理 衡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封市中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23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2.90 元

ISBN 7-81018-522-5/I·46

序

刘恩谦

在男人看来，女人是一个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的谜，而女人自己看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身为女人，就从来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先是陶醉在半是真实半是虚妄的“男女平等”的神话之中，后来又学会了用“我是人”这样一个空洞的抽象聊以自慰。只有当各种名目的“角色”以它们那实实在在的重量向我纷纷挤压而来，我才深深意识到了我那和男人不一样的性别。然而此时“女人”之于我，也不过是一些“角色”的碎片而已。碎片下面，依然是一片混沌莫名，难以言说。阿波罗神庙入口“认识你自己”的神谕，对于身为女人的人，也许更加难以企及。于是我听从了智者的告诫：对于那不可言说的事情要保持沉默。

沉默当然并不意味着从此泯灭了认识自己的渴望。女性自我认识的漫漫长途上，有一个撕扯不开摆脱不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庞大身影，那就是男人。女人是什么的终极追问，永远和男人是什么以及男人对女人的认识纠缠在一起。有趣的是同为男人，怎么认识女人、认识男人同女人的关系又往往大相径庭。《圣经·创世纪》说女人是上帝在亚当沉睡时用亚当身上的一条肋骨造成的。此说被许多男人用来证明女人天生的依附性。可是也有男人对此作出了十分新颖的解释：上帝不用亚当的头来造女人，是因为不让她成为他的主宰；不用亚当的脚，是因为不让她成为他的奴隶；用亚当的肋骨，是因为要让她成为他的伴侣和朋友^①。看

^① 转引自（英）艾琳·丝尔：《女性与上帝》第2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来即使是男性文化里的女性观，也同样难以统一和澄清，同样的飘忽和朦胧。女性自我意识之光要穿透这无边的意识的隧洞照亮自己，该是何等艰难的跋涉！

大约是出于认识自己这一共同的渴望，女性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文学。她们在文学中诉说自己，诉说自己的存在和对这存在的体验。文学是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的精神家园或“自己的一间屋”^①。为了不致被历史的流沙所掩埋，她们从这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或如江河之奔流，或如小溪之潺潺。较之男性的诉说，她们只有一点或许足以引为骄傲的，那就是多了一点真诚。

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起点是“五四”。70年来时断时续，很难说是不绝如缕，更何况其间还夹杂着令人难堪的变调。女性文学在中国的真正的复兴，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女性在文学上的两次群体性活跃，都需要凭借某种历史的际遇，这倒也是耐人寻味的。

伴随着女性文学之复兴，女性文学研究在80年代经短短几年的时间也搞得热气腾腾，业已呈现出学科化趋势。其表现一是以女性文学研究为起点向女性心理学、女性人类学、女性伦理学、女性美学等多学科拓展，已涌现出一批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如禹燕的《女性人类学》，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女性审美意识探微》，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乐铎的《迟到的潮流》，康正果的《风骚与艳情》等。二是形成了一支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队伍，她们著书撰文，陈述己见，有的研究者还在大学里开设了女性文学课程，引起了众多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持久不衰的兴趣。

① 此处借用了（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论文标题《自己的一间屋》。

河南大学中文系谢玉娥，也是女性文学研究的热心者和有心人。几年来，她以自己的热忱和毅力，对见之于全国报刊的数百篇研究文章梳理筛选，分类编纂了这本《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为热心女性文学研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资料前提。我出于前面所说的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漠然，几乎丧失了对女性文学的兴趣，但读了小谢送来的这30万字的资料汇编，竟不由自主地萌发了也要进入这个领域一试的冲动，并随手写下了这些凌乱的感想，聊以为序。

1990年春

目 录

序.....	刘思谦 (1)
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	荒 煤 (1)
一、概念界定.....	(7)
(一) 妇女文学 (7)	(二) 女性文学 (10)
(三) 女性主义文学 (22)	
二、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	(24)
(一) 妇女文学的批评标准是“妇女意识” (24)	(二) 女性意识与社会意识 (27)
(三) 女性文学新空间 (31)	
(四) 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历史发展轨迹 (34)	(五) 女性文学与女性的主体意识 (37)
(六) “五四”和新时期女作家群的女性主体意识 (42)	(七) 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45)
三、新时期女作家群的崛起和女性文学的发展.....	(54)
四、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特征.....	(68)
(一) 女作家对当代文学的特殊贡献 (68)	(二) 近七年来中国女作家创作的特点 (70)
(三) 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所起的先锋作用 (74)	(四) 新时期女作家文学视界的开阔 (76)
(五) 新时期女作家笔下的爱情 (81)	(六) 新时期女性小说家风格比较 (91)
(七) 新时期妇女创作的困惑 (96)	(八) 女性主义——近十年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基本倾向 (104)
(九) “寻找自我”——当代女性创作的基本母题 (114)	(十) 当代女性文学的“自我”表现 (117)
(十一)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 (121)	(十二)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衍进 (126)
(十三)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运行轨迹 (128)	(十四) 女性文学的若干特征 (134)
五、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美学品格	(139)
六、新时期的女作家群及女性文学代表作品	(160)
(一) 女作家群 (160)	(二) 张洁与《爱, 是不能忘记的》、《方舟》 (163)
(三) 谌容与《人到中年》 (178)	(四) 张辛欣与《在同一地平线上》 (180)
七、关于女性文学的“雄化”	(184)
八、妇女题材的文学——“寻找男人”的文学?	(203)
九、女作家创作的特殊情绪和心理	(221)
(一) 女作家创作的特殊情绪 (221)	(二) 女作家创作的独特心理 (233)
(三) 女性对男性的失望、不满和抗议 (239)	(四) “女性宣泄” (245)
十、女性文学与女性自我	(248)
十一、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	(269)
(一) 关于女性文学研究 (269)	(二)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研究 (276)
(三) 妇女文学评论与妇女研究 (278)	(四) 女性文学与文学批评 (283)
(五) 女性文学批评 (285)	(六) 女性主义批评 (289)
(七) 女权主义与文学批评 (297)	
十二、关于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	(305)
十三、“五四”以来女作家群的女性文学	(322)
(一) 女性文学 (322)	(二) 女性小说 (333)
十四、关于台湾的女性文学	(341)
十五、关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354)
附: 女性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375)
编后记	(403)

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

荒 煤

严平同志：

你想写篇文章，谈谈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无论是现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史，就我所看到的来说，都还没有单独把女性文学作为一个篇章来写的。这个现象也是值得思索的。

当然，首先要谈清楚：什么是女性文学，是“女作家创作的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还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这个问题不讲清楚，对不同历史时代的女性文学的特点和发展也就很难说清楚。

因为，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从20年代到80年代一批批女作家的崛起，不论她们表现什么时代和社会，描绘的男性或女性，都可以说是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女作家所表现的社会和家庭的生活，她们所表现的女性对理想、事业、爱情、友谊、母爱，当然首先具有女性的意识，是通过女作家自己亲身的经历、所见所闻、感受和爱憎来加以描绘的。（一方面由于女性在生理与心理上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残酷的压迫和桎梏，对女性的思想感情形成了无比沉重的压力，对她们追求自己的理想、事业、爱情也是层层难以逾越的障碍。女作家在这方面的体会应该比男作家更加深刻、真实，更具有女性意识。另一方面，女作家作为一个女性，心理、感情的细腻，使她们在挖掘女

性心灵，表现女性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性方面，的确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感受、见解和风格。

总之，女性文学，或者说女作家的作品的确有它的特点，也就是说她们所表现的世界、时代、社会、人都是女性眼睛中的世界、时代、社会和人。当然，肯定也有些女作家难以突破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观念的伦理道德的束缚，未必有真正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如果仔细加以分析和研究，我想是可以对女性文学——“五四”以来的女作家的作品、思潮、各自不同的成就和不足，各自特有的风格，以至这些女作家和作品在中国文坛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作出比较正确、科学的评价来的。

事实上，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女作家的兴起，也是妇女解放的一个过程。拿起笔来写自己，写自己的追求和向往，写自己的感受，这就是在自己解放自己；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反映了自己身受新的思潮的影响，反映了一代新的妇女要求解放的思想感情，这也是一种解放。而这种解放，也必然反映了女作家自己思想解放的深度。有的女作家的确跟着时代的发展前进了，也有的女作家跟不上时代的进展而昙花一现。

我对这个问题缺少研究，可多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我则倾向于从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中，通过对整个文学思潮有独特意义的女作家群的作品——特别是侧重于表现女性命运和个性的作品，去探索、思考这一时代女性意识的特征，也通过这些作品反映出我国女作家具有什么特殊的女性意识。

因此，我觉得你的文章应着重研究新时期这十年来的女作家的作品。而以此为起点来回顾、考察“五四”以来的女作家的作品。

新时期女作家的崛起，是历史上空前的。她们所描写的女性的生活，各种不同出身与经历的命运和个性所揭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也的确是历史上空前的。谁能计

算得出来，十年动乱的一场浩劫中制造了多少家庭的悲剧？家庭真正的主人终究还是妇女，她们是母亲和妻子，或上有老或下有小，在灾难性的冲击下岌岌可危近于崩溃或已经破灭的家庭中，维系着一家命运继续生存要耗费多少精力和血泪？

又有多少女性作为知青、“可教育的子女”上山下乡，怀着对家庭、爱情、青春、理想的幻灭的心情经历了多少坎坷不幸的命运？

（我们习惯于说女性的心灵是纤细、脆弱的，可是谁想到过，那些无法无天的罪行，正是对无数纤细、脆弱的心灵砍上一刀一刀深痛的创伤，她们是怎么承受下来的？难道这数以亿计的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脆弱的心灵，不又是以难以想象的坚强的性格终于承担了这历史的负重！）

难道这些女性不能够、不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史上一些伟大的、崇高的、难忘的、不朽的典型而存在？可惜反映这种伟大女性的作品还不多见。当然她们也只是一滴水，我国千千万万的伟大的女性中的“这一个”，反映了我国亿万女性美好的心灵，象无限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的历史！

历史上空前的女作家群，也不过是中国伟大女性中的一滴水，可是没有这一滴水，也就无法真正了解和理解我国伟大的女性。

很遗憾，我对女作家的作品读得不多，我无法对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和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女性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但是就我看到的作品来看，在反映“文革”十年和新时期近十年来的生活的作品来看，无论是题材和内容、形式与风格，以及反映女性生活在这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各种变化、特别是思想感情、心理、观念的变化，表现的深度和广度，大胆和勇敢，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对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认真加以研究，给予特殊的评价，

指出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就，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文学研究和评论者应该承担的任务和责任。这对于女作家今后创作开拓新视野，扩大新境界，我认为也是必要的。

例如，现在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重新反思十年动乱的历史，对遗留下来种种思想、观念、心理还严重束缚着要走向改革开放前列的妇女，形成种种的阻力和障碍，这难道不应该进行真实、深刻地揭示么？

我认为把新时期十年和“文革”十年相对比、相映照，而展示妇女在新的起步中面临的种种遭遇和命运的作品还很不够，这方面的题材还大有开拓和挖掘的必要。

你文章中所谓“要显示了自己独立的女性主体意识”或“放大成为‘人’的女性”是指的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当代女性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有勇于卷入改革开放的旋涡中的精神的，重新有一次大解放的真正的人，真正的女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女强人、女企业家、女科学家、女文学家，更不用说各种艺术的表演家……必将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不断涌现出来。

然而她们又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地走上她应走的道路。悲剧就在这里。一方面被称作“半边天”的女性，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压抑和屈辱、折磨和摧残是被解除了，可是在新的历史的起步中，由于旧思想、旧观念的传统的深刻影响，却发现，要作为一个真正的女性，真正的人，还有异常艰辛的征途。

这些年来，文学评论谈人情、人性、人道主义、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文章与争议很多。可是真正提到女性文学，谈到女性的价值与尊严的文章却不多。这不是偶然的。女性的人的价值与尊严当然包含在人的价值与尊严之中，然而女性的价值与尊严是否还有它特殊的意义，或者需要特别强调、重视的一面？现在的女性是否都真正得到了自由、平等和解放？

尽管还有些不足，但在改革开放中，各方面出现了许多新女性、新人才、女强人，这个总的形势是可喜的。可是，也不要忽视一些消极的现象。

举例说，现在大学毕业的女生寻找、分配工作就比较困难；知识分子待遇低，特别是教育界、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待遇低，其中女性较多，有其特殊的困难；再如出国热、外嫁热，以至广大农村盛行的各种变相的买卖婚姻，拐卖女性到卖淫、性病的复活……等等。有些现象是骇人听闻的。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然而，这种旧渣泛起的现象，不能不激起我们深刻的思考，这种历史的惩罚，正好说明在历史的大转折、大动荡、大变化的时期，的确确实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认识妇女解放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文学艺术家们应该普遍关注的问题，又首先是女作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有些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当然要依靠法制观念去加以解决，但我想，也不应该忽视文学艺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作用吧。年青的一代人的女性难道不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去了解：什么是当代女性应有的新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美好的心灵和情感，应当追求什么样的自由、平等和解放么？

难道女性作家不应该有这种责任感和历史感么？

妇女的解放始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道路，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里，“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意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概念。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只要经济还不很发达，女性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不能摆脱家务劳动，因而不能完全改变家庭中的依附地位，恐怕也很难有真正的女性主体意识。

我在西欧几个国家里都接触过少数女性社会活动家，她们都有自己爱好的事业和工作，有相当的才能和学识，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然而她们没有家庭而独身生活。据说在西方，这是比较普

遍的现象。另一方面，西方社会以及苏联只有母亲和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现在，我们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一些“女强人”、女企业家……往往也是在事业上获得成就，在爱情上是不幸的，或者干脆为了事业牺牲爱情。

这些现象都值得思考，至少说明，妇女的真正的自由，获得真正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不是哪些人在理论上提出若干条文、标准、要求就可以解决的。这有待于现实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新的观念逐渐形成，妇女在社会中的确有了真正的独立、平等、自由之后才能解决。所以妇女解放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的女性文学，恐怕也还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才能真正繁荣起来。当然新时期短短十年一批女作家的崛起，对女性文学的提出和探索，意义是很深远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但难度也较大的课题，我对这个课题很感兴趣但也觉得一篇文章较难作出比较全面的概括。你的文章或者侧重于论述新时期十年，而回顾以往的历史、谈谈女性文学的发展；或者就是按照历史的发展而论述女性文学的发展，而后再写一篇文章专门论新时期十年女性文学的特殊成就。

（《批评家》1989年第4期）

一、概念界定

(一) 妇女文学

什么是妇女文学？如果要做出一个学术的定义，可以说，只要是出自女子手笔，描写女性生活题材的文学，均可以看作妇女文学。严格地讲，有些女子的创作，象英国女作家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虽是出自女子之手，因为主题与妇女无关，便不能看作妇女文学；又如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虽然揭示了妇女问题，因为不是女子的创作，自然不在妇女文学之列。妇女文学除了在作者队伍和题材上的特点外，在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独具特色。

（李小江：《为妇女文学正名》，《文艺新世纪》1985年第3期）

我不太清楚欧洲关于妇女文学的概念，仅仅是指女作家的作品，还是一切有关妇女的题材和所有反映妇女生活、包括男作家描写妇女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仅是前者，那么妇女文学的含义就太狭窄了。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世界，男人笔下的妇女形象恰是女人塑造自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联邦德国作家伯尔的《无主之家》、《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优秀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女性永久的痛苦和追求。所以我理解妇女文学是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在这里浸透了男人和女人共同体验到的妇女对生活的一切爱和恨。

.....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我们必须公正地揭示和描绘妇女所面对的外部 and 内部的两个世界。所以，如果能够把女作家所写的关于女人和男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作品，统称为妇女文学，它的内涵和外延就会更加广泛和深刻。

（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妇女文学的规定性到底是什么，它是否等同于“妇女题材的作品”或“女作家的作品”，这些问题目前还众说纷纭；而妇女文学是否能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或文学分支，它的理论纲领和目的意义等等，至今在世界文坛也还争执不休。有人从创作对象方面提出问题，认为妇女文学就是指一切有关妇女的题材和所有反映妇女生活、包括男作家们描写妇女的作品。他们认为“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世界，男人笔下的妇女形象恰是女人塑造自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载1985年8月10日《文艺报》）另外一些人则从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两方面同时提出问题，认为必须是出自妇女之笔，同时又描写妇女生活题材的文学，才能被看作是妇女文学。还有一些人无视这一切，认为根本无所谓妇女文学，少数妇女的写作历来只是对传统文学、尤其是对男性文学的模仿。看来，每一种归纳都有其合理的、特殊的视点，而且也都不是一种概念的宽泛与狭窄的简单争执。这样，我只能站在自己认为恰当的台阶上，对世界文学中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作自以为是的一瞥了。我认为，妇女文学是由一切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家作品组成的。我的理解一方面对作家的性别作了一种限制，另一方面，又对妇女作家的作品予以极大的宽容。女性作家的妇女意识的确不只表现在有关妇女题材的作品中，它渗透在她们世世代代对于生活的一切感受

方式与表达方式里，甚至在她们描写男性形象时也是如此强烈。我感到，也只有在这个起点上，我们的探讨才有意义。

（钱荫愉：《她们自己的文学——“妇女文学”散论》，《贵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妇女文学”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好几个层次，它的含义伸延得很远，引起的联想很多。

从广义上讲，古往今来文学名著中那些不朽的妇女形象——古希腊悲剧中的克利泰姆奈斯屈拉、莎士比亚的戴斯得蒙娜、古典主义的弗尔德拉、18世纪的克拉丽莎、现实主义小说中从托尔斯泰的安娜到多丽思·莱辛的安娜……都是对女性心灵的探幽，均可以归于妇女文学的辽阔领地。这些妇女形象内涵无限丰富，现代女权主义批评家从她们身上总能不断发现新的意义。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是说过吗，谁看了《阿伽门农》能不与杀夫的克利泰姆奈斯屈拉认同？而长期被当作顾影自怜感伤主义者的克拉丽莎竟在男性女权主义批评家牛津大学的特里·伊格尔顿的解剖刀下显出了反抗型女性的原形。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欧洲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兴起，西方女权运动进入高潮，“女人问题”尖锐地提上日程，挪威易卜生的《娜拉》（或《玩偶之家》）象一颗炸弹，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性压迫问题上虚伪的缄默。英国梅里狄思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是对一位陶醉于自我的男人的绝妙写照，也是男性作家自我嘲讽的杰作。H·G·威尔士的《安·维罗尼加》描写了一个英国女权主义知识妇女成长的过程，有很高的典型意义。还有那个在女人手里总是倒楣的乔治·吉辛，竟然还能以作家的胸怀在《多余的女人》一书中带着理解、同情与尊重去写单身女人的困境。肖伯纳则更是站在当时先进的立场上在《圣女贞德》等剧本和著述中探讨妇女问题。他们是男性中的有识之士，自觉地提出